

良心設計，清貧做人

本文根據馬可零九年十月廿八日北京 ICOGRADA 國際設計大會的演講整理

我是一個不喜歡用語言表達自己的人，一直更願意用作品來代替自己說話，好在創作是件非常誠實的事，透過作品完全能窺視一個人的內心和精神世界，所以今天先帶大家一起經歷一下這十年來我的創作生涯。

1992 年于蘇州絲綢工學院畢業後，先來到廣州在企業里做了三年的設計師，這段經歷讓我感覺到把利益最大化作為首要目標來追求的企業對設計師來說不啻為一種災難，我一直渴望找到把服裝和設計作為理想而不是生意的企業，經過幾年的苦苦尋覓却很失望，無奈之下于 1996 年很不情願地做了老板，跟伙伴一起創立了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一個設計師品牌”的——例外。做例外源于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創造一個非常具有原創性的有着中國人的精神實質和民族自信的品牌，她的品質、審美、設計的高度都是可以站在世界頂尖之列的。隨着對設計的認識逐漸深入，時裝和服裝這兩個名詞對於我開始有了質的分別，時裝秀我想大家每個人都看過，在世界各大都市的 T 臺上司空見慣那些漂亮的、性感的、優雅的，被完美地包裝了的模特，風情萬種的眼神，職業化的微笑，腳踩岌岌可危的高跟鞋，而當她們不慎在臺上跌倒的時候，觀眾還會發出熱烈的喝彩。西方時裝界對女性美的定義和我眼中的東方美有很大的不同，東方的美是含蓄而內斂的，不是一覽無遺的性感，我理解的美的女性就是自信的，真實而獨立的女人，例外就是我實踐東方美的平臺。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2004 年例外在北京發布會的圖片（略）

隨着我幾年前開始在中國一些偏遠的鄉村旅行，我對中國的傳統手工藝的認識逐漸加深，農民們仍舊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方式，他們與土地之間那種親密的、自然和諧的狀態非常令人感動，但他們的世界却是與時裝完全絕緣的領域，每個人只有幾件老土布的舊衣服，還一直縫縫補補地穿着，長輩們留下來的舊衣裳對於他們如數家珍，每件老衣服都能講出一段故事……這些經歷對我的觸動很大，而這些讓我感覺非常珍惜的事物却在現代生活里被很多人稱為沒有用處的東西，我心里產生很大的質疑：難道由于工業的發展、科技的不斷進步，這些陪伴人類走過千萬年的傳統手藝、生活方式就徹底退出人類的文明進程了嗎？難道這些被人們認為無用的東西就真的將在人類生活中銷聲匿迹了嗎？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在農村的日子讓我有種找到根的感覺，讓我發現了那些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那些無論科技和經濟發展到何種程度，人們內心深處永恒不變的東西……

2006年我在珠海建立了工作室，並把它起名為“無用”，我想嘗試重拾這些即將消逝的“無用的”傳統技藝去做一些事情，我想挑戰一下自己過往的極限，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具有超越性和啟發性的創作。我對於人的心靈生活和靈魂世界具有天生的強烈的探究願望，通過那些深深感動我的手造之物，我深信最偉大最高尚的創作動機應該是出于“關心人”，對“人”本身的終極關懷——關心人的情感、關心人的精神世界。這種關心包含了愛，但比愛更為廣闊、更無條件。我是一個非常迷戀手工的人，從小喜歡畫畫和動手做東西，人們親手做的東西中常常蘊含着工業機制品無法達到的深厚情感和靈性。現在手工在世界各地所處的境況基本是一樣的，都已經被大量制造的工業品擠到了生活的邊緣。在無用工作室我們的所有出品全部是純手工制作的，從紡紗到織布、縫制和最後的染色，全部采用手工和純天然的方式，不會對地球造成任何負擔。這也是我放棄工業的高效，而選擇緩慢原始的手工的原因：如果我們不能通過物質發現其中的用心和寄托的情感精神價值，那麼對我來講這就是“死的物質”，現在地球上這樣的東西已經堆積如山，空耗了大量的資源。

無用工作室建立不到半年我得到了法國時裝工會的邀請，基于上述的想法，就決定參加07年的巴黎時裝周，對我來說這僅僅是個說話的平臺，我知道我做的東西根本不是時裝，我希望喚醒更多人對這些傳統，這些即將逝去的記憶中所蘊含的情感價值重新加以認識。這場秀的名字叫“土地”，下面給大家看一下這場秀的片斷（略）。這是在巴黎的一個百年中學的籃球場里，觀眾們在作品周圍走動觀看而演員是靜止不動的，這樣的形式也透露着我的態度：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時裝自產生之始就一貫是等級和特權的象徵，但我覺得所有人在作品面前，在真實的土地面前，在勞動者面前是平等的，如果沒有他們的勞動，城市人是沒辦法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在勞動者面前我們沒有任何優越感值得炫耀。這場秀便是我發自內心向養育人類百萬年的大地之母及一直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的農民們致以的崇高敬意。

巴黎發布會之後，一些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開始邀請無用做展，外界也開始有人稱我是“藝術家”。藝術是我多年以來內心向往的神聖淨土，我所理解的藝術可以成為人類最後的救贖，人類目前面臨的危機和問題，藝術中都有解決之道。藝術家這個稱呼無疑可以使虛榮心得到很大的滿足，面對這個選擇我考慮了半年，問自己：“如果此生在這個世界上只能選擇做一件事，那會是什麼？”追求自我表現，向世人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創造力都已經無法吸引我，我希望實現的是比生命更長久的東西，因自己的作為能使大自然和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更美好一點兒。我覺得一個人的價值不是體現在他的個人成就上，而應是對周遭自然萬物的珍重友善，對他人生命意義的啟發，提升人們的精神生活品質，如果不能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即使個人功成名就，家財萬貫又有什麼意義呢？有一個怎樣的頭銜已經毫不重要，關鍵是能從自我中出離，身體力行始終如一地為眾生創福。

無用的第一場發布不久我們又接到了巴黎高級定制時裝周的邀請，08年7月在這個國際時尚的最高陣營中上演了一幕名為“奢侈的清貧”的中國劇，在巴黎小皇宮的露天廣場上，一群年齡各異不同人種的瑜伽

太極舞者身穿簡朴衣裙隨蒙古歌手純淨遼闊的歌聲，在落日餘暉下冥想般地緩緩起舞，宛如夢境中的東方淨土。在致巴黎高級時裝公會的信中我寫到：“我希望讓服裝回歸到它原本的朴素魅力中，讓人們被過分刺激的感官恢復對細微末節的敏感。今天的時代中真正的時尚不再是潮流推動的空洞漂亮的包裝，而應該是回歸平凡中再見到的非凡，我相信真正的奢華不在其價格，而應在其代表的精神。”

我帶來了一些無用工作室的圖片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工作室位于珠海市郊一個古樹叢生，安靜清幽的百年園林中，這裡曾經是民國總理唐紹儀的故居。（圖片略）

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和工作融為一體，密不可分，事實上，這也是我希望的樣子。我曾經是一個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每天日程滿滿的忙碌的設計師，來到珠海的三年半時間，我一直在學習的就是適應慢生活，前面兩年因為專注于做巴黎展出的作品，我並沒有好好地發現悄然而至的春天。去年清貧秀後，前面的路已經越發明朗：身體力行地去過簡朴平靜的生活就是我的選擇。今年的春天在我的記憶里格外的生動鮮活：我看到荔枝樹淺紅色的嫩葉如何在陽光和雨水中轉為翠綠；門口的老樟樹如何在春天里脫下去年的葉子，魔術般換上一身蓬蓬勃勃的新綠；去年還需要踩着凳子才够得着的枝頭，如今已經蔓延到門前。兩個月前的一個采訪問：你什麼時候感覺到幸福？我答：夏日午後，一只蜻蜓落在我的茶杯沿上很久都不離去的時候……

我曾經是一個時裝設計師，後來是一個服裝設計師，再後來是一個設計師，還差一點就做成了藝術家，而現在，却什麼都不是了。就象家里的衣櫥，原來我曾經有不少于一百多件衣服和幾十雙鞋子，到了珠海每一季的整理之後就會送掉一批，現在留下來的已經差不多是三分之一了，化妝品、香水、首飾也都去掉了，現在唯一帶在手腕上的就只有一塊普普通通的手表了。我希望以後還可以更少，簡單朴素的東西真的不需要太多，因為式樣沒有太大的變化就可以減少占有物質的數量，在外

在物質的層層捨弃中，心的自由度却越來越大。我把對物欲的剝除看成衡量修行的標尺，我們的生活里充滿着貌似必要實則多餘的東西。當我們穿上最簡單朴素的衣服，留着最不起眼的發型，背着最老土的包還能找到那份來自心底的自信時，你的臉上就會自然留露出謙卑而誠懇的表情，你就會明白在最朴實無華的外表下有可能隱藏着最為動人的靈魂；你既不會以貌取人，更不會沾沾自喜；當你不需要憑藉外物證明你自己時，你的心才能真正放下防衛而敞開接納他人，因求真若渴而慢慢變得堅韌豐盈。

我們可以設計什麼呢？生活中的必需品根本不需要看得見的設計，看不見的設計就已經不再是設計，而是一份“用心”了。當你面對着和你一樣沉默的材料時，“用心”不是利欲薰心的計算，“用心”不是駕馭和掌控，用心是帶着對萬物的愛惜之情，對手的勞作的尊重去深入體會，先傾聽方能聽懂，聽懂了就順其自然地做了，不扭曲、不強加。大自然的奇妙和偉大足夠滿足我們所有的好奇心和想像力。我們不需要刻意地創造，我們只需要用心去發現——發現潛藏于萬事萬物，自然規律中的道，不需要試圖改變或操控創造了人類本身的大自然。人的生活離不開自然生態，我們的生活本身就是生態圈的一部分，人類的行為會直接影響自然，最終回報在我們自己身上，這就是因果法則，也是永恆不變的宇宙法則。

在工作室里的生活，我每天大約八成以上的時間都生活在一個人的沉默中，沉默的生活並不寂靜無聲。當我不講話時，外界的聲音都變得異常清晰：清晨是鳥兒的鳴叫，和風吹過大樹、葉子的沙沙作響，雨後是屋檐上的積水滴落在門前的滴答聲、黃昏是隔壁房間傳來的單調却動人的老織布機發出的歌聲、還有當我把耳朵貼在熟睡的狗狗鼻頭上，她平穩香甜的呼吸聲……每個人其實都有兩把聲音，一個是唇齒之間的聲音，另一個是心里的寂靜之聲，一個響起來，另一就會關閉。韓國的法頂禪師說：“人類基本的存在方式是沉默，沉默不是外在的，而是一直潛藏在我們心里。要做到自我淨化和自我約束，最快的方式是沉默。想要在喧囂中守護自己的靈魂，就要懂得沉默的意義。”

可能有人會很羨慕我的生活，其實任何人都可以選擇這樣的生活，因為這并不是要求你要擁有多少資產，而是你能够捨弃多少不必要的事物以獲得心靈的自由。阻礙我們過上物質清貧而內心富足的生活中最大的障礙不是來自于外界的壓力，而是自己內心那麼多不可割捨的過去，多年打拼下來的“資本”，這些資本可能是個頭銜，一套房子，一份穩定可觀的收入，也可能是熟悉的人際關係圈子或一家合口味的餐館，一個住慣了的城市。我們像一只寄居蟹恐懼離開令我們倍感安全感的殼，但若無法改變自己，我們無法期盼世界有所改變。“捨弃”往往比“奪取”需要更大的勇氣。

什麼是有價值的人生？絕對不是純粹爲了滿足個人欲望的人生，有價值的人生是富含意義的人生。雖然這意義往往需要你歷經多年的困惑去尋找，雖然這意義需要你付出比他人更多的艱辛勞作，忍受更多的誤解甚至是批判。當某些遠離本質的東西不知不覺地充斥着我們的生活，慢慢地，我們開始以爲它們是支撐生活不可或缺的事物，當奢華浪費享樂至上正逐漸成爲現代時尚的代名詞之時，對真實、正直、清貧、高尚，利于衆生的生命價值的追求才顯得尤爲可貴。我非常喜歡佛家對‘塵世’這個詞的解釋：“生活的塵世，既非極樂，也非地獄，而是一個堪忍而又蘊含生活趣味的世界。”

這塵世中，你的人生就是你要傳遞的信息，在這注定要歸還的生命里，你所有的作品，你獲得的所有文憑、證書、獎項都不及你選擇怎樣去活更能說明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無用工作室的生活平靜而充實，令我重拾對萬事萬物的珍視之情，沒有什麼獲得屬于必然，如果我們不能珍惜今日所有那麼我們勢必喪失得更快。在這來之不易的平靜而真實的生活之外，却仍然有幾件令我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一個人的快樂却不曾知曉他（她）的痛苦，那麼你根本算不上了解這個人。

生態危機連綿不斷與物種的快速消亡

A，先看看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生態問題：水土流失已嚴重威脅着人們的生存，成為中國頭號生態問題。據統計，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 367 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 38.2%），并以每年近 1 萬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流域生態環境因此日趨惡化，沿江、沿河的重要湖泊、濕地日益萎縮，洪水威脅加劇。同時，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已達 263 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 27.4%），并繼續以每年 2460 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受荒漠化影響，全國 40% 的耕地在不同程度地退化，每年造成經濟損失達 541 億元，相當于西北 5 省 3 年的財政收入。水與土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水土不存，人將焉附？水土流失無異于民族在流血，在 21 世紀，水危機將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我國人均水資源只有 2000 多噸，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 / 4，為世界上 13 個貧水國家之一，現在我們可利用的水資源已越來越少，而日益嚴重的水污染又使得我國水危機雪上加霜！目前我國每年的廢污水排放總量已經達到了 620 億噸，相當于全國每人每年排放 46 噸的廢污水，而其中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湖泊。

素有“人間最後一塊淨土”之稱的青藏高原近年來也出現了氣候異常，神秘而聖潔的青藏高原被稱為“亞洲水塔”和“萬河之源”，僅發源于此的七條亞洲重要河流的流域總人口就達 13 億，其生態之重要不難想像。現在西藏年平均氣溫以相當于全國增溫率的 4 倍以上的速度升高。今年夏天，西藏一系列極端氣候事件備受矚目：30 年不過的大旱、冰湖潰決引發罕見洪水、拉薩今夏達到歷史最高氣溫：7 月 24 日午後，拉薩氣溫達到 1951 年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歷史最高值 30.4 攝氏度。而截至今今年 6 月 22 日，拉薩已有 230 天無有效降水。與此同時，西藏山南地區錯那縣却經受了青藏高原上罕見的洪災。“世界屋脊”上多年不見的大批蝗蟲出現在日喀則鄉村。隨着氣候變暖，喜馬拉雅山脈已成為全球冰川退縮最快的地區之一，一旦青藏高原冰川融水枯竭，中國及東南亞部分

地區將進一步陷入水資源困境，生態環境和人類生產生活可能遭受的損失難以估量。氣候變暖造成青藏高原凍土退化，同樣令人憂慮。一旦凍土退化破壞植被，減少地面吸收的太陽輻射，青藏高原熱源作用減弱，會引起亞洲夏季風強度變化，造成印度北方干旱，加劇中國夏季降水“南旱北澇”分布。從更廣闊的視野看來，青藏高原本身就是影響地球氣候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巍然屹立于世界之巔，牽動整個北半球甚至全球的大氣環流。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熱島作用的輻射氣流可以影響到中東與北美地區。氣候變暖加劇了青藏高原水汽蒸發，從而進一步加速全球變暖，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這裡的一點細微的氣候變化都可能波及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生態環境。

B. 讓我們再把視線轉移到地球上的熱帶雨林區，巴西聖保羅大學的科學家提醒世人亞馬遜的熱帶雨林正在被“草原化”：以目前的森林大火發生頻率和砍伐速度，在未來 50 年至 100 年內，亞馬遜熱帶雨林將有 60% 消失殆盡，至少也會有 20% 到 30% 的叢林轉化為草原。亞馬遜熱帶雨林是世界最大的熱帶雨林區，總面積 750 萬平方公里（占世界現存熱帶雨林的 1/3，其中 87% 在巴西境內）。隨着巴西的經濟發展，大量移民涌入亞馬遜雨林地帶，為了向大自然要地要糧，人們使盡了各種手段奪林造田。隨着公路和鐵路干綫的不斷延伸，農民進入原始密林深處砍燒墾殖。在墾荒過程中，重型拖拉機開進森林，人們將樹木砍倒，再放火焚燒。在過去 30 年中，這一世界上最大的雨林區的 1/6 已遭到嚴重破壞。巴西的森林面積同 400 年前相比，整整減少了一半。專家指出，熱帶雨林的減少不僅意味着森林資源的減少，而且意味着全球範圍內的環境惡化。如果亞馬遜的森林被砍伐殆盡，地球上維持人類生存的氧氣將減少 1/3，“地球之肺”將難以呼吸。而且由于破壞嚴重，亞馬遜雨林現在每天都至少消失一個物種，數年後，至少有 50 萬至 80 萬種動植物種滅絕，雨林基因庫的喪失將成為人類最大的損失之一。

與亞馬遜的命運相仿，世界第二大的熱帶雨林地區，位于東南亞的婆羅洲的雨林資源也遭到了驚人破壞。今年 5 月我去馬來西亞考察途中

從空中俯視婆羅洲，看到面積巨大的原始森林被砍伐後種植的漫山遍野的油棕林，令人觸目驚心。近年來，印尼和馬來西亞的財團企業在利益驅動下，砍伐森林，出口木材換取外匯；同時，毀林開荒種植油棕樹，其果實加工提煉成為成本低廉的棕櫚油，廣泛用于餐飲、食品加工和日用品的生產制造，例如速食面、食用油（調和油、沙拉油等）、液體洗滌劑、化妝品、香皂、洗衣粉等。中國是世界第一大棕櫚油進口國和消費國。目前全球對棕櫚油的需求高達每年 4100 萬噸。《星期日泰晤士報》援引一項調查報導，全球幾乎一半的化妝品和加工食品中都含有棕櫚油。聯合利華公司是全球棕櫚油最大買家，每年購買棕櫚油高達 130 萬噸。力士（Lux）等食品和日化產品中都含有棕櫚油成分。還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雀巢“奇巧”巧克力、寶潔“品客”薯片和“玉蘭油”化妝品等，當你在享用這些產品時，你能意識到它們與亞洲熱帶雨林被毀的關係嗎？

據估計，棕櫚油產量在 2030 年將翻一番，到 2050 年則翻兩番。當地政府在正在實行種植 100 萬至 150 萬公頃油棕的計劃，這個面積相當于其國家公園及野生動物保護區總面積的 2-3 倍。馬來西亞超過 8 萬平方公里熱帶雨林因油棕種植遭到破壞，印尼的熱帶雨林毀壞面積則達到 10 萬平方公里。聯合國環境項目（UNEP）一篇新的報告，印尼每年遭非法伐木者砍伐的森林超過 210 萬公頃（合：520 萬畝），每年非法木材產業價值達 40 億，報告警告說，到 2022 年，98% 印尼低窪地帶的森林將消失，并將導致紅毛猩猩等多種野生物種滅絕。印尼出產木材中 88% 都是非法砍伐的。由于全球棕櫚油需求量的猛增而不斷擴張種植園，到 2007 年初，印尼的種植園面積達到 600 萬公頃，而馬來西亞也達到了 400 萬公頃。印尼開墾林地時森林燃燒釋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已使印尼成為世界第三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在商家的大力推廣促銷中，這些以東南亞國家數以千萬畝熱帶雨林和泥炭地殘遭受破壞，千萬種珍稀動植物滅絕為代價換來的廉價棕櫚油就這樣悄悄吃進毫不知情的人們的口里，流淌在身體上的沐浴露中……

C，而北極地區的氣候變化也令人憂心忡忡。2006 年 9 月，海冰

最小覆蓋面積為 570 萬平方公里，至 2007 年夏末則驟降至 428 萬，比 2005 年的最低值還要再少約 100 萬平方公里。自 1979 到 2007 年的 28 年間，北極海冰的夏季最小覆蓋面積降幅已高達每十年減少 10%。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曾經預測，北極海冰會在 2070 年的夏天徹底消融，更悲觀的認為會在 2040 年。中國極地研究中心極地海洋學研究室主任孫波說：“2007 年出現的這個海冰覆蓋面積的最小紀錄，遠遠超過了數值模擬的結果。于是有科學家將北極無冰的日期提到了 2013 年，如今的氣溫已達到了 4 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準。”在過去幾十年中，北極海冰的整體厚度減少了 40% 以上，多年冰已變得不堪一擊，而這是一種不可恢復的消融。

觀測證據表明，北極對全球變化的回應比南極更加直接。作為大氣與海洋相互作用的產物，海冰對氣候變化的異常敏感使它成為人們研究氣候變化的指示器。此外，北極的一個重要作用還在于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地球的熱平衡，左右全球的氣候動向。科學家預言，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北極的融化和解凍已經不可逆轉，這類變化已經引起了一系列全球範圍的連鎖反應。氣候變暖將使冰凍在北極地區的大量泥炭解凍，那里儲存着高達全球 14% 的二氧化碳，資料表明，永凍土中約含有 16720 億噸的二氧化碳，而現今大氣層中蘊含的二氧化碳僅為 7800 億噸，凍土的碳含量比大氣層的含碳量多了兩倍。這樣就可能把二氧化碳釋放進大氣中導致氣候進一步變暖，不僅會影響北極地區，而且必將導致全球溫室效應進一步加劇，大氣洋流因此而產生突變的嚴重後果超乎想像，根據科學家多年的研究表明，氣候變化發生不可逆轉的影響也許是瞬間的事情，這將給世界帶來滅頂之災。

D. 如此嚴峻的環境危機也給世界上的動植物帶來厄運重重。世界物種保護聯盟公布“2000 瀕臨滅絕物種紅色名單”稱：地球上大約有 11046 種動植物面臨永久性從地球上消失，其中包括 1/4 的哺乳類、1/8 的鳥類、1/4 的爬行類、1/5 的兩栖類和近 1/3 的魚類。目前，地球上約每小時就有一種生物滅絕，每年有 1.75 萬種生物消失。工業革命以來的

近 200 年，伴隨着人口數量膨脹和經濟快速發展，野生動植物的種類和數量以驚人的速度減少。目前物種的喪失速度比自然滅絕速度快 1000 倍，比形成速度快 100 萬倍。從 1970 年到 2002 年，地球的森林覆蓋率縮小了 12%，淡水資源減少了 55%。科學家通過考察發現，許多物種數量已經減少了一半。生物資源的過量消耗和物種的大量消失，不僅破壞了生態系統的穩定，而且進一步削弱了工農業生產的原材料供給能力。目前全球與野生動物有關的非法走私的貨幣規模至少達到 60 多億美元，是僅次于軍火、毒品走私的第三大非法貿易。1 公斤麝香高達 5 萬美元；1 條藏羚羊絨圍巾價值 3.5 萬美元。最新消息：全球野生虎數量從 100 年前的 10 萬只銳減至如今的不足 3200 只，專家預測在下一個虎年 2022 年來到時野生虎將在地球上消失。

E. 與野生動植物大量滅絕相反的是世界人口卻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1950 年，世界人口只有 25 億，1987 年增加一倍，達 50 億，1999 年為 60 億，到 06 年 2 月，全球人口已達到 65 億。根據聯合國各成員國人口普查統計數字編寫的《全球人口展望》報告，2009 年 3 月的全球最新人口統計數字為 68.5 億，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將增長到 92 億，若生育率有所提高，將超過 100 億。早在上世紀中葉，美國學者保羅·埃利說：“我們將會被我們自己的繁殖逐漸湮沒”，警告全球人口爆炸將成為威脅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定時炸彈。人口數量急劇膨脹，意味着地球資源、能源的過度消耗，意味着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遭到破壞，意味着地球生態系統受到嚴重威脅。短短 40 年後，世界人口達到 100 億時，地球上的水、土地以及其它資源的承載能力將達到極限，那時地球資源被消耗殆盡，人類將何以為續？

當前氣候變暖、資源匱乏、物種滅絕、人口過剩、環境污染、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水危機、生物鏈失衡，加之大氣污染、土壤酸化、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嚴重威脅到全人類和地球上所有生靈賴以生存的唯一的家園！人類歷史中所有的文明和發展，都離不開生態環境各要素的“綜合支持”。全球生態問題的日益突出，不僅對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構成了挑戰，更嚴重威脅着世界各個國家的安全穩定。地球環境是一個有機的共同體，

人類與野生動植物，自然生態環境的關係可謂唇齒相依，德國大慈善家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說“除非人類能夠將愛心延伸到所有的生物上，否則人類將永遠無法找到和平”。

有人預言：環境生態問題將成為 21 世紀戰爭的根源，這絕非聳人聽聞，人類進入 21 世紀，隨著全球資源的日益短缺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課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早已明示：環境的惡化是文明的喪鐘，而敲響這一喪鐘的，恰恰是人類自己。造成生態惡化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高速度”、不惜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來謀取經濟發展、把環境保護長期排斥於經濟發展之外等“短視”行為却難逃其責。環境問題的實質是“人”的問題——人性中的自私，貪婪，狹隘和偏見給地球萬物帶來了難以愈合的創傷，當然也包括我們人類自己。

讓我夜不能寐的第二件事是

奢華之風盛行的同時，地球的另一邊却發出痛苦無助的呻吟

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 (WLA) 發布的資訊，目前世界奢侈品消費前三名國家分別為日本、中國和美國。08 年中國奢侈品消費以總額 86 億美元（占全球的 25%），首次超過美國奪得亞軍。幾乎所有奢侈品牌在中國都有分店，有超過 1 億的中國人購買奢侈品。2004 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為 20 億美元，到 2008 年為 86 億美元，根據貝恩諮詢的《全球奢侈品市場報告》，2009 年中國奢侈品消費達到 96 億美元（約 640 億人民幣），占全球市場份額的 27.5%。但是這些資料仍無法對中國奢侈品消費做出完整的判斷，事實上，根據該調研報告，2008 年除了在內地消費外，中國內地消費者還在境外購買了大約 116 億美元的奢侈品，即總額超過 200 億美元（約合 1410 億元人民幣），2009 年增加到 155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 10%），此資料僅是中國內地消費者在購買奢侈品的開銷（不包

括服務、酒店、餐廳、酒類、奢侈汽車和游艇、私人飛機等）。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 2010 年 3 月發布的研究報告則更為樂觀：預計 2015 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值將達到 2480 億元人民幣。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首位奢侈品消費大國指日可待。

中國內地奢侈品消費爆炸式的增長，與在過去的 2 年間金融危機影響下的全球成熟消費市場奢侈品消費一片慘淡的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經濟衰退以來，全球奢侈品消費的總規模從 2008 年的 1670 億美元，下降到 2009 年的 1530 億美元（預計），同比下降達到 8%。而中國奢侈品消費近年來一直保持 20% 以上的增長速度（高於 GDP 增長的 3 倍）。事實上，中國已經迅速從一個奢侈品加工基地，變成一個奢侈品消費基地，中國將持續帶動奢侈商品及服務的需求，也是全球眾多奢侈品牌一致加大力度拓展的重要市場，在歐美市場衰落時，中國却成為地球上新崛起的“奢侈品的天堂”，為各大奢侈品牌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提供了一個安全舒適的避風港。

三個月前偶然在報攤上看到《三聯生活周刊》（09 年 7 月號）的封面赫然印着“穿普拉達的人民——中國消費者改寫奢侈品消費規則”的大標題，圖中一個代表着中國富裕階層的保養得很好的少婦在幾排金燦燦的高跟鞋面前翹着二郎腿，優雅從容地遞出了自己的信用卡，臉上帶着勝利者的微笑。我不禁懷疑起自己的眼睛：我印象中的淳樸勤儉的中國人民何時變成了崇尚奢華的人民了？這篇文章所揭示的現狀對於我近于當頭棒喝，深深刺痛了我的民族自尊心，這就是我在國外媒體前常常提起的深深為之自豪的民族嗎？這就是一直以來自己深愛的飽經滄桑的祖國和中國人民的現狀嗎？如果世代祖先和那些為了捍衛中國國家尊嚴

和民族獨立而獻出寶貴生命的烈士們英魂尚在，看到這樣的狀況會感覺如何？如果前人留給我們的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遺產能給我們的國人帶來足夠的自信，中國人還需要以遠赴海外不惜重金搶購來的奢侈品裝扮自己嗎？看看那些在世界各地 LV 旗艦店門口排起的長隊里望眼欲穿的國人們，看看在巴黎、倫敦、米蘭的高級百貨商場里瘋狂搶購打折名牌的中國人，面對動輒萬元一件的商品，“大家都像買白菜一樣，甚至不像是在買，是在搶”。在世界各地的購物場所中國人正取代十幾年前日本人的氣吞世界，揮金如土，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消費者！中國購物團令英國倫敦頂級奢侈品百貨公司 Selfridges 創造了該店 100 年以來的銷售紀錄：一個小時的營業額高達 100 萬英鎊！日本秋葉原的電器店挂出如此直白的橫幅：“熱烈歡迎最敢消費的中國人！”可悲啊！孰不知一擲千金只能換來禮貌上的殷勤服務但從不能贏得發自內心的尊重。不少西方媒體感慨，這輪經濟危機中，“只有中國才能救世界”。然而，憑藉中國掃貨團灑下的大筆金錢真的就可以救世界了嗎？如果可以，為什麼曾經同樣出手闊綽的美國人日本人沒能挽救這個世界却走到金融危機和泡沫經濟的漩渦里了呢？

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 1899 年在他的《有閑階級論》一書中就將美國當時的富人消費稱為“炫耀性消費”。在他看來，為了贏得社會尊重，有閑階級的成員總想通過生活上的炫耀來顯示自己的闊綽和與眾不同的身份。在他們的帶動以及商家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社會浮躁之氣彌漫、攀比之風盛行，甚至影響到低收入成員的消費方式和價值觀念。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不及美國 1/14，世界銀行今年 4 月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按照國際標準（每人月均收入 255 元人民幣）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為 2.54 億，在國際上排名第二，僅次于印度。與此相對應的却是 2008 年中國在世界奢侈品消費中超過美國躍居第二，如果任憑對奢侈品的過度追求腐蝕社會風氣，就有可能在社會上形成一種以奢侈為榮的風氣，這將是比自然災害氣候危機還可怕的局面，貪圖享樂追求奢華宛如這個和平時代的精神鴉片腐蝕着人們的心靈，消磨着人性中最寶貴的意志。以研究奢侈品著稱的德國學者桑巴特曾這樣寫道：“人

們浪費自己的收入，盡情揮霍財產，奢侈像無底洞吞噬了一切……”這些話雖然寫在一百年前，但現在似乎並不過時。

讓我們再看看另一組最新資料：據世界糧食計劃署有關分析資料顯示，2009 年全球饑餓人口數量達到歷史最高紀錄 10 億 2 千萬人（其中有 25% 是少年兒童），但與此同時，各個方面提供的糧食援助數量却處於近 20 年來的低谷，而到 2050 年世界將面臨 92 億人的吃飯問題，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挨餓的世界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世界，而每 6 秒鐘就會有一個兒童因為饑餓或缺乏醫藥而死的世界無論如何都無法稱為一個幸福的世界。前不久，我看到韓國著名演員金惠子女士的書《雨啊，請你到非洲》，書中記載了作者作為“世界展望會親善大使”走訪非洲及亞洲貧困地區的見聞及感受，讓我驚詫于每天有那麼多殘酷的事實就發生在和我們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人們身上，這裡摘錄書中的一段：“我居住的賓館的電視正在播放時裝秀，有的模特穿的是一側乳房完全裸露的禮服，有的穿的是像比基尼的衣服足蹬長靴，這是全世界時裝設計師們的盛會，在我看來，這一切都是那麼令人悲哀。這個世界已經變得很奇怪了，人們往往把本質的東西忽視了，而為那些非本質的東西忙碌。在我的觀念里，給即將餓死的孩子們送去食物，停止戰爭，關心貧窮的人們，這些才是最本質的東西。然而，全世界 90% 的企業却在集中生產非生活必需的產品，地球上 60% 的公司和工廠都在生產讓女人變得更加美麗的產品，與此同時，在地球的另一邊，每天都有三萬五千個孩子因饑餓而死，不只是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如此。”

糧農組織食品與營養部主任 John Lupien 說：“如果你將全世界看成一個整體，那麼世界的糧食產量足夠養活每一個人，一天都不會有人挨餓，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不合理的糧食分配制度才是真正的問題。”由於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致使在貧窮國家看來十分寶貴的糧食資源，被富裕國家隨意地揮霍掉了。如果我們人類不能學會像一家人那樣共同解決世界的問題，那麼世界上的很多問題都很難解決。

人類的奢侈禍及地球，人類目前對地球資源的掠奪性使用已經大大超出了地球能够承載的能力，甘地曾一語道破資源匱乏的實質：“地球提供給我們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滿足每個人的貪欲”。在過去 30 年，人類的消費已經翻番，并以每年持續增長，地球上已經有 1 / 3 的資源被徹底毀滅。專家們稱：如果人類繼續保持目前的高消費水準的話，50 年內海洋魚類將滅絕，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將被徹底摧毀，淡水將被污染，變得極端稀缺。人類如果不節制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科學家將必須在 50 年內找到可供移民的星球，而這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人類其實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那就是從現在開始大量削減生產和消費，除了生活必需品的製造和消費，避免其它一切非必需品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特別強調：高消費方式應該對地球生態資源日益枯竭負主要責任，各國領導人亟待採取切實措施，遏制過度消費及人口膨脹對地球的不良影響。

我想在這裡給大家計算一些數字：歐洲統計局（Eurostat）2007 年 5 月資料顯示全世界香水化妝品產業銷售收入達到約 1700 億美元，僅僅這一項支出如果用來支持目前全世界所有挨餓的 10 億兩千萬人，他們的生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他們平均每人每年會得到相當于 1136 元（人民幣）的費用，平均每月 94 元，我以我所在的城市珠海超市里 2 元一斤的大米計算，他們每人每月可以買到 47 斤大米，比起 20 世紀 60 年代我國困難時期平均每人每月 24 斤米的維持基本生存標準已經多出近一倍，他們都可以吃得飽飽的。想想看，只要我們把所有買化妝品香水的錢捐給饑餓的人們，全世界所有的人就都能吃飽肚子，這樣一個無關痛癢的“犧牲”能換來那麼多人的生命和避免多少的熱帶雨林慘遭砍伐！我們不能因為看不到這些每天在同一個地球上發生的殘酷事實就否認這些苦難的存在，也不能因為今天我們尚有飯吃有水喝就不去關心留給孩子們的未來是什麼，孤立無援的北極熊絕望地抓住最後一小塊浮冰的慘狀對於我們人類就是一個再真切不過的預言：今天是它，明天就是我們！地球上萬物一體，密不可分，人類的命運和任何物種生靈的命運完全一樣，從來都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是亘古不變的自然法則。

隨着全球城市化進程加劇，世界各民族的傳統文化正迅速地消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8 年發布的世界語言調查顯示，目前全世界尚存的 6900 種語言當中有大約 2500 種語言（占總數的 36% 以上）處於瀕危局面，比 2001 年發布的瀕危語言數量增加了好幾倍。目前，有 199 種語言的使用人數不足十人，178 種語言的使用人數在十人到五十人之間。另有 200 多種語言在流傳三代後即將消失。世界各地雖然經濟發展情況各異，但各種語言正以極快的速度“死亡”卻成為普遍現象。一萬年前地球上的大約 500 至 1000 萬人使用着 12000 種語言，現在地球人口已達 67 億，語言種類卻銳減到六千多種。據語言學家估算，現在平均每兩周就有一種語言從世界上消失，到本世紀末，全世界剩下的語言將不到 600 種，即世界 90% 以上的語言將會消失而被主流語言取代。學術界指出，目前中國的 120 多種語言中有近一半處於衰退狀態，其中的 20 多種語言使用人口總數還不足 1000 人，處於瀕臨消亡的邊緣。

很多語言學家早已提醒我們：語言不僅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一個族群的民間文學和傳統文化得以傳播的主要工具。這些語言瀕臨消失的民族大多沒有文字，但語言代表着他們民族的記憶和歷史，在長期的生活生產實踐中他們所積累的經驗知識、創作的民間文學（如山歌、傳說、情歌都保存在口頭語言中），靠口耳相傳世代沿襲，使語言成為一種獨特文化和族群特徵的重要表現形式。一種語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個民族的文化隨之消亡。每一種語言都是人類認知世界的一種方式，體現着一個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與物種的消失類似，語言的消失也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巨大損失，但相對於物種來說，語言是無形的，因而人們很難意識到它的真正價值，目前語言的消失還沒有引起廣泛的重視。

這些語言消失的主要原因是主流文化對非主流文化的衝擊，在全球

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下，許多處于文化弱勢的民族在與現代社會的接軌中由于經濟的落後而對本民族的語言失去自信，年輕人都覺得說自己的方言很老土，再加上遠離家鄉進城打工失去了民族語言的特定環境，雖然他們對本民族語言很有感情，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掌握這些語言的老人一旦去世，這些語言便因後繼無人而失傳。過去幾年來我在中國鄉間的行走中發現大部分的少數民族地區中青年男性已不穿傳統民族服裝，小孩子的穿著基本跟城鎮一樣，甚至有些老年人也跟隨時尚穿上西裝，而在民族節日時穿上全套盛裝的聚會也日趨表演性，開發成供城市人觀賞的旅游項目。目前在少數民族聚居地的市場上充斥着大量機制的粗制濫造的偽民族服裝，如果不是親眼見識過百年來他們祖先巧奪天工的精湛手工織綉技藝，我真無法想像這樣變味了的傳承意味着多麼沉重的損失。長此以往，民族傳統服飾和語言的消失將成定局。

當今中國各地都非常重視主流文化和科學知識的系統教育，這毋庸置疑，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教育則相當薄弱，單一的文化教育制度和模式導致了各民族多元文化和本土知識體系傳承的困境甚至中斷，很多少數民族年輕人對自己的民族歷史、文學藝術、文字、宗教信仰、地理生態、動植物知識的了解越來越少，這就導致了民族個性和特色的不斷喪失，同時也動搖了產生民間文化精英的根基和土壤。僅以雲南省為例，當地無文字民族的優秀民間藝人現僅有 500 多人，再過 10 多年，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將過世，如果不抓緊時間組織人力物力把這些民族的口碑文化記錄搶救下來，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將永遠離我們而去。這種“最後的民間文化精英”的現實，反映出一個危機，即凝聚着各族祖先世代相傳的智慧和創造性、民俗的豐富性、民間藝術的審美等多元文化世界正在不斷趨同于主流文化，一個失去民族多樣性的世界將變得多麼單調和乏味！

祖先們積澱了千百年留給我們的珍貴文化遺產難以抵擋目前消費文化的衝擊，不只是中國大陸和亞洲，全世界都在努力拋棄過去、向前追趕，很多地方把開發傳統文化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不斷加大民間工藝、

民間藝術的產業化、規模化，從而加速了傳統文化的傾頹和消亡。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文章語：“文化失調現象在當今世界舉目可見。文化失調，包括現代化建設本身的衝擊，或商品化及旅遊產業化對民族文化內涵的消解，但更加危險的是，文化變遷中拋棄傳統、追求時尚已成為人們的自覺要求，這種情況所帶來的文化傳統的消失是一種內因，比起外力的衝擊更具摧毀性！”

一直為搶救民間文化奔走疾呼的作家馮驥才說：“傳統民間文化有很強的地域性，它是一個地域生活方式的表徵，是生活在一個地方的人們集體參與、集體創作的產物，它的傳承方式是口傳身教，很少著之于史冊典籍，它的生命活力與人們的生活方式同在。任何一種文化，其生命活力都內在于人們的生活方式之中，如果這種文化所表徵的整套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那麼，這種文化的生命活力就會逐漸喪失。所以，無論是傳統文化的繁榮，還是保護，都要看它是否和我們的生活方式有內在的聯系，它是否能作用于人們的價值觀念、歷史意識和審美趣味。如果我們不是在這個層面上討論傳統文化的繁榮或保護，那麼就只是把傳統文化作為一個沒有生命的軀殼來對待。”

傳統文化的喪失源于生活方式的改變，而生活方式的改變則來源于人類在進入工業社會以來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聯合國 2008 年 2 月 26 日發布報告稱：隨着亞洲和非洲的城市化進程，2008 年底，人類城市人口已達 33 億，占全世界的總人口的一半；預計在 2025 年之前，全球將新增八個千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深圳是其中之一；到 2050 年，世界城市人口更將占到總人口的七成即 64 億。報告預測，在城市人口增多的同時，全世界的農村總人口持續下降，從 2007 年的 34 億將下降到 2050 年的 28 億。2008 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是 45.7%，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測，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到 2025 年中國城鎮人口將達到 9 億，城鎮化率達到 66%。

全世界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城市人口、土地、資源、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的矛盾，給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極大

衝擊，文化遺產所承擔的壓力和風險不斷加大。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亞太地區和像中國這樣的文物大國，近年來很多城市景觀和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一些傳承千百年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隨着人類心理、自然環境和社區活動的改變而陷入危機，一些歷史地段迅速消失，很多傳統民間文化遺產面臨消亡。國際上有人提出：經濟一體化，文化要多元化、本土化。但是如果人類社會一味將經濟發展作為社會進步的單一指標來追求，文化藝術隨同經濟一體化的同質化和商業化趨勢將無法避免，而商業化了的的文化藝術還能稱其為真正的文化藝術嗎？標志着人類區別于其它物種的信仰，神性和智慧的文化 and 藝術也就徹底喪失了實質和靈魂，成為人類文明的陪葬品了。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優秀的精華，世界上沒有哪一種文化是可以替代另一種文化的，世界上也沒有哪一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越。世界的魅力源自于它的豐富多彩，人類文化的多元性就是世界文化的特色。單一化的文化發展注定是人類的失敗，如果人類文化的發展失去了豐富性與多元性，那麼很多人性的價值也會一同消亡。

“傳統不是一件衣裝，可以遮掩現代文化的虛骨弱肌；傳統不是一只花瓶，可讓時尚的花卉變得典雅；傳統是根基的土壤，傳統是命脈的血液……”植根于中國民間傳統的藝術家呂勝中這樣描述他心中的傳統。這些傳承了千百年來的民間文化已經成為世界各民族的重要基因，留住這些文化，不只是留住人類的美好記憶和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更是為了世界各民族還能保有一個真正的未來。

讓我寢食不安的三件事情之間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聯系？使人類文明延續了幾千年的各民族傳統文化和道德倫理受到近一兩百年席卷全球的工業革命和商品經濟的大潮衝擊，在物質財富的極大增長中，人類的貪欲也被無限地放大，從而使人們擺脫了傳統道德習俗的束縛，目前大部分人類的價值體系和生活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19、20 世紀以來

英美國家的物質文明成為世界各國紛紛仿效的參照物，在此基礎上，對物質利益無節制的追求導致奢侈之風盛行，人們開始占有越來越多的物質直至最後成為物質的奴隸却難以自拔，還誤以為物質的極大豐富就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代名詞，而畢竟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當財富在一小部分人中急劇積蓄時，另外一部分人類及整個生物圈勢必為之付出慘痛代價，嚴重的貧富不均又成為社會動蕩不安，恐怖主義滋生的沃土，致使天災人禍層出不窮，氣候危機逐年加劇，過于膨脹的人類已經容不下其它生命物種存在與同一星球上……中國道德倫理信奉因果關係，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從沒有能孤立存在的，氣候與環境的危機僅僅是事物的表像，而更深層次却反映出人性的弱點帶給這個世界的災難——我們無法逃避的人類過往的短視、自私、貪婪、狹隘所累積的後果，追根溯源，氣候危機和金融風暴的背後正是人類價值觀的危機。

面對一個這樣的世界，設計師無法繼續以往以追求經濟快速發展，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工業時代的身份，愛因斯坦曾說：“要渡過危機，無法依賴造成此危機的思考方式。”在二十一世紀，設計師不應該是一味只為展示自我個性，創造短時間流行的消費促進者，我們所面對的危機不再是區域性、國家性的範疇，這是歷史上首次需要全人類共同去面對，去解決的問題，在這個危機面前，人人有責、人人平等、無一例外，這危機讓全世界的人們深切地意識到：我們是一體的，無論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貧窮還是富裕，無論大都市還是小鄉村，我們彼此互相依存，不能取代。我們生活環境的創造者——設計師們，不能再關上設計室的門自我陶醉地發奢華之夢了，如果你親眼目睹過一個真實的世界，就會對這個時代真正需要設計師承擔的責任有了全新的認識。個性時代已無法延續，而共生共用才是整個生物圈（當然包括人類）得以延續的唯一方法，這一半出于人類的生存之必需，另一半出于人性的不斷超越之必需。”

我們迫切需要在全世界建立環境道德倫理觀念，人類的每一項發明創造必需以全球眾生的利益為前提，人類的聰明才智不應是自私地對大自然和其它物種的巧取豪奪，而應該是懂得節制自律的智慧，主動放弃

諸多對自己方便却以環境和剝奪其它物種的生存為代價的行為。我對 21 世紀的設計師的責任做出以下歸納：

1. 生態責任（對於未來的責任） 設計師有責任首先考察其設計的產品在制做的整個過程里對地球生態造成的負面影響，拒絕做單純追求商業利益而破壞環境的產品，而且盡可能有節制地使用自然資源，一旦采用則從一開始設計便要考慮產品的長期使用及循環利用，不做短命的流行性產品和一次性產品。

2. 道德責任（對於現在的責任） 設計師的敏感度和創造力不僅反映于專業的把握上，更應該體現在對社會先知與良知的角色承擔上。設計師必須是一個有態度的人而非一味投顧客所好的工匠，設計師出于良心立場不應無條件地滿足市場的需求。設計師有責任只提供生活必需品而拒絕做奢侈品。不做過度的設計，僅恰如其分地表達，不過分地刺激人們的感官欲望而企圖引發更多的盲目消費，以期更大的商業利益。設計師在社會上承擔社會良知的角色，首要必備的素質是：誠實正直，不為利益名譽出賣靈魂。

3. 文化傳承責任（對於過去的責任） 設計師有責任深入發掘本民族的文化精髓。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着前人的智慧和創造的世界上，這些文化的積澱使我們受益匪淺，我們有責任對於這些財富加以保護，傳承和再創造，留給未來的人類，而不是在我們的時代中斷。最好的傳承不應僅僅在博物館，而應該是貫穿于我們的生活中，通過創造力令這些傳統煥發新的生命力，使之為當下生活帶來高品質的實用性及高尚的情趣。

目前，人類的物質生活及科技發達程度已經遠遠超過史上的任何時代，但是我們的生活品質到底是提升了還是下降了？如果商品經濟使得金錢利益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從而使人們之間變得疏遠冷漠，那麼，賺更多的錢還可能給人們帶來真正的幸福嗎？藏在不斷追求金錢背後的動機其實是絕大多數人對未來諸多不確定因素的深深的焦慮和不安全感，而

金錢真正能够填滿這些心理上的空洞令我們過上幸福生活嗎？現在世界上的人們似乎走到了干旱的沙漠地帶，口干舌燥却又被海市蜃樓的景象迷惑，那條離我們不遠的沙漠河流近在眼前却又永遠可望而不可及。幸福就是海市蜃樓中河水的幻影嗎？當金錢利益主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我們就此告別了最為簡單純真的幸福。中國遲于西方發達國家一百多年進入工業時代，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三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大多還記得我們的兒童時代依然濃厚的人情，依舊蔚藍的天空上漂浮着純淨的白雲，那時的陽光比現在的更燦爛，空氣更清新，和同學一起騎自行車上學的感覺非常好！

去年由美國爆發的經濟危機已經為全世界敲響了警鐘，美國的發展模式，消費模式真的適合全世界來效仿嗎？我們需要幾個地球來滿足人們的貪欲呢？凡事適可而止，不可以過度，這也是重要的自然法則。發展經濟，商業繁榮也一定要適度，經濟學家已經證明，達到溫飽以後金錢給人帶來幸福感的能力就會大大下降，如果再無節制地追求奢華安逸反而會令人喪失更多本質上的東西。在這一點上，世界上已經不乏成功的案例：喜馬拉雅山脈地區的小國不丹，一個信奉藏傳佛教的王國，已經為世界提供了非常優秀的例證，這個國家的國王提出以國民幸福指數來取代國民生產總值的國策，把人民生活中的幸福感作為制定一切政策、法律的重要出發點。這一點無論是處於經濟飛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需要深刻反思，因為我們都缺少一種適可而止，能而不為的智慧。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過：“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淨空法師對此的解釋：“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不是指中國的政治，也不是中國的軍事、科學技術，更不是中國的工商業，而是指中國文化，就是‘儒釋道’的學說。這個學說在二十一世紀會發揚光大，就能帶給全世界安定和平。文化不分國界、種族、宗教，它是全世界人民的智慧財產。”湯因比博士贊嘆：中國大一統的局面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中國兩千年來改朝換代，一直到現在還是大一統的國家。歐洲曾經出現過羅馬帝國，但是一千年之後滅亡，再不能復興了。全世界現在能找到統一的局面，只此一家。中

國人千萬年來在這個世界沒有被淘汰、滅亡的原因是什麼？淨空法師的給出的答案：“就是有倫理道德的教育。人倫的大道是什麼？就是符合自然的秩序。春夏秋冬四時的運行是自然秩序。人倫的自然秩序：父子、夫婦、兄弟、君臣、朋友，這是講人與人的關係，這個關係是自然的，不是哪一個人制定規劃的，自然就是道。遵守自然的法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朋友有信，這是德。古聖先賢沒有不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以道治國，以德化民’，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歷代的聖王教化全國人民的根本！”

中國傳統文化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張人和人、人和社會、人和自然的和諧共存，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大同”，這也是為什麼在人類進入這個多災多難，危機四伏的21世紀時天降大任于中國的原因，中國古代聖賢的教育里沒有競爭，競爭的教育是從西方引進的，競爭的觀念給世界帶來很大的災難：競爭提升就是鬥爭，鬥爭提升就是戰爭，戰爭提升就是世界的毀滅。唯有中國的一個“和”字，高度概括了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林語堂在《中國人》一書中指出：“寬容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品質，它也將成為成熟後的世界文化的最偉大的品質。”

湯因比博士的著作《人類與大地母親》的結束語發人深省：“在人類文明的世界中，人類之愛應該擴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員，包括生命物和無生命物。生物圈包裹着地球這顆行星的表面，人類是與生物圈身心相關的居民，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大地母親的孩子們——諸多生命物種中的一員。人類具有思想意識，他能明辨善惡并在他的行為中做出選擇。在倫理領域，人類行善或作惡的選擇為他記下了一部道德帳。人類將會殺害大地母親，抑或將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之母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則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的貪欲正在使偉大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價。人類將何去何從？”